

人与自然

瓦

宋宗桃

一说瓦,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青瓦。青瓦也叫阴阳瓦。南方美称为蝴蝶瓦,俗称布瓦,是一种方而有弧的瓦。

瓦,说普通也普通,说不普通也不普通。

有句话叫“破砖烂瓦”,还有句话叫“宁为玉碎,不为瓦全”。好像瓦是世间最粗俗、最价廉之物似的,殊不知瓦从有它的那一天起就非常尊贵。从周秦汉唐至民国,瓦对于许多人来说,都是高高在上、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。即便到明清,能够住上瓦房的人也占不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。说实在,当今住高楼大厦的人,是很难体会到住草房的老百姓对瓦房的渴望的。我父亲曾对我说,爷爷一辈子省吃俭用,立志要盖三间瓦房,但直至去世,也没有一片瓦。

说瓦普通,无非是瓦的出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从本质上说,瓦的前世就是黏土,是被人随意踩在脚下的最司空见惯的东西。但是,一旦这些黏土被注定要走上新生之路以后,便得经历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。人们先是把这些散漫的黏土加水搅拌成泥,接着被工匠塑造成规矩的形状。然后,把它们送入窑炉,以烈火煨烧,硬化后再以水洒之,最后才成了青灰色的瓦。瓦其实就是黏土的一种蜕变和升华,这个过程可谓水深火热。

说瓦不普通,是说黏土一旦成瓦之后,就不可再对它等闲视之了。它由被人践踏的低贱货变成了被人举过头顶的高贵神明。一片一片的瓦,手拉手,肩并肩,纵横交错,构成了一大片朗朗乾坤。它们居庙堂之高而君临天下,成为没有谁不仰视、膜拜的王者。

尽管居于高位,但它从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。为了让人们居有定所,瓦轮番忍受着太阳的炙烤和冰雪的冻压。当然,还有雨打风欺。苏东坡曾说:“高处不胜寒。”其实苏大学士只说对了一半。高处岂止是不胜寒,盛夏时节暴晒在太阳下面火辣辣的滋味也不好受呢!不过话又说回来,尽管高处有着这样那样的痛苦煎熬,但毕竟风光无限。它第一个迎来朝阳,最后一个送走晚霞。所以不少人还是对瓦有些羡慕嫉妒恨。

首先来与瓦搅局的是青苔。青苔虽然很想站在高处风光一把,但由于上面的生存环境实在太严酷,故而总往瓦片之间的罅缝里钻。青苔附生于瓦上犹如瓦锅,是在温柔地夺走瓦的生命。不过,青苔的多寡也从一个侧面记录着瓦的年龄和房子的历史,犹如树木的年轮。

青苔都敢如此放肆,野草和瓦松的勇气也来了。它们全然不顾瓦的感受,和青苔一样,在瓦的缝隙间挤破脑袋往上拱。尤其可恶的是狗尾巴草,压在瓦身上不说,还不停地东摇西晃地显摆。它们的腿越伸越长,把瓦挤得歪三扭四;它们的脚咯碎了瓦的身子,开始使房子一点点地透风漏雨。青苔、草和瓦松很像朝廷上由小人勾结在一起的邪恶势力。当它们把以众瓦为主体的忠臣良将排挤、打压得支持不住时,房子就完蛋了。

最近,我回了一趟老家。整个村庄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间破旧的瓦房,零星地矗立着,暮气沉沉。老家本来瓦房就不多,如今,更是被一幢幢的平顶楼房所代替。我仰望着村中央那座有着近五百年历史的明代楼房上的瓦,想到它会不会最终也被请下神坛,便心痛起来。

故乡的瓦,朦朦胧胧的一抹青色,是记忆中的一片天。

微型小说

启明小学

侯发山

家,让老贵再等等,再等等。

结果等了一年又一年,一直等到赵启明当上局长。

都说,这下该有戏了。赵启明现在是局长了,老一了,建个小学那还不是小菜一碟,根本就不是个事。

这一次,老贵没那么积极,心说赵启明不是不知道靠山屯的根梢。没想到,秋去了,冬来了,赵启明愣是连个屁也没放。

老贵忍不住,又去找赵启明。

老贵去的时候,赵启明正在办公室练习书法。赵启明放下毛笔,洗了洗手,一边给老贵倒水一边说,老贵叔,咱农村有句俗语,不当家不知柴米贵。我当了局长,才知道财政上那点钱用来开展全县的教育工作无异于杯水车薪,眼都点不过来。

老贵不知道“杯水车薪”啥意思,但他知道“点眼”的含义。

赵启明说,老贵叔,你难,我也难……不知道的人,以为我是爷,其实孙子都不如。老贵叔,求人不如求己,村里再想想其他办法。

没有办法可想了。老贵叹了口气,很是失望。赵启明说,那就再等等,再等等。

一个月,两个月;一年,两年……老贵失望了,靠山屯的人也失望了。私下里都说,纪委揪走了那么多的贪官,咋没把姓赵的提溜走呢?说实话,村里人都巴望着赵启明出事呢。

直到赵启明退休,他也没出事,靠山屯的小

学还是闺女穿她娘的鞋,老样儿。

赵启明退休后,回到了靠山屯。村里人见了他仿佛不认识他似的,有的当面吐口水,有的指鸡子骂狗,有的直截了当,说有了,不要;有的“好狗护三村,好汉护三邻,有的人竟连狗都不如”等类似的话。遇到这样的情况,赵启明低着头,默默离开。有什么好辩解的呢?

赵启明知道村民对他没好感,也就不怎么出门,每天在家里练书法。到了春节,他给村里人免费送春联,有的直截了当,说有了,不要;有的接了,却没往大门上贴。村里人不稀罕他的书法,有人稀罕他的书法。经常有小车“日”地声来了“日”地声走了,都是来买他书法作品的。

老贵曾拦住一个来买赵启明书法的人,说姓赵的字有啥看头?歪歪扭扭,跟老鳖爬似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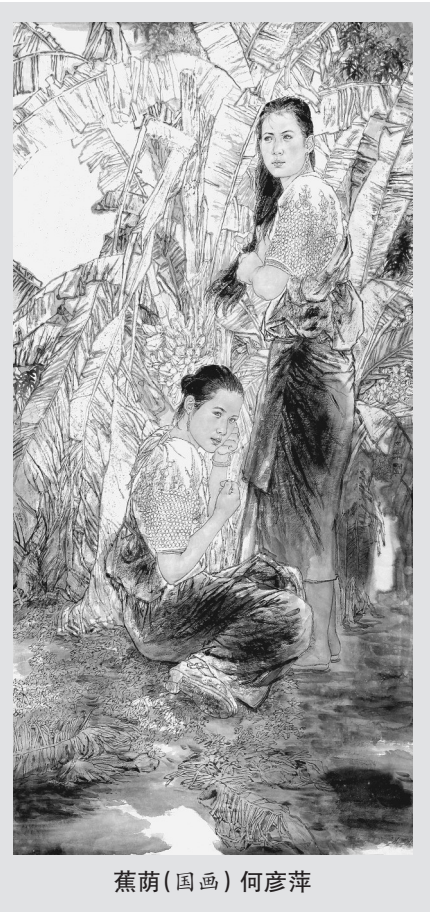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人笑话老贵不懂书法,说赵启明的书法,非隶非楷,非古非今,单个字体看似歪歪斜斜,但总体感觉错落有致,别有韵味,有郑板桥的遗风。

老贵摇摇头,他不懂得什么桥什么风的,他眼下最关心的是靠山屯小学。

有一天,赵启明交给老贵一个存折:“老贵叔,这是我的润笔费和积攒起来的工资,三十万,把靠山屯小学翻修一下吧。”

接过存折,老贵的眼角湿润了。

等到学校竣工那天,赵启明拿着自己写好的“靠山屯小学”赶到现场,他忽然发现大门上挂着白底黑字“启明小学”的牌子。在阳光的照射下,黑是黑白是白,黑白是那样的分明。



蕉荫(国画)何彦萍

男左女右

覆水难收

无萍

周末广场,冷风入骨,天寒心热。

我坐在黑压压的人群中,不错眼地盯着舞台。台上正在上演的是豫剧《打神告庙》。

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身着素衣,时而翩若惊鸿,时而宛如游龙地穿行在凄风苦雨中。小女子名叫魏桂英,在一个天寒地冻的风雪夜,她到海神庙烧香,救下了奄奄一息的书生王魁。后来,两人在海神庙海誓山盟,互托终身。

在耳鬓厮磨中,两人之间的感情渐渐变得山高水长。为了书生早日及第,桂英更是三更灯火五更鸡,不分昼夜地陪伴王魁苦读诗书。后又筹措盘缠,送王魁进京应试。岂料,一段时日,却传来王魁高中状元后,贪恋富贵权势,人赘相府的消息。接下来,一纸休书更似寒冬里的一盆冷水,对着魏桂英兜头泼下。落花有意,流水无情。一个小女子孱弱的肩膀如何扛得起这般薄情寡义的作弄?悲愤之余,魏桂英只好到海神庙告状,无果后,自缢身亡。

台上演员的哀号,一声比一声悲凄,台下观众恨不得跑到台上,亲自捉住那负心贼。

俗世中有太多的痴男怨女,终其一生也摆脱不了一个“情”字的纠缠。用心付出的一定得有回报,若不然,则宁可舍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要讨回一个公道。恕不知,尘世间,少的是恋旧巢而归的紫燕,多的是弃新枝而栖的黄鹂,负心人又岂止王魁一个?

认识一个女孩,是儿子幼儿园时的音乐老师,长得眉清目秀的,曾和一个青梅竹马的男孩相恋。后来,男孩考研后到深圳一家大公司发展去了。没多久,她收到男孩一条短信:丫头,咱们到此为止吧。女孩看着手机屏幕上简简单单的几个字,一个人躲到单身宿舍,哭了好几个稀里哗啦。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,从小城的一座桥上跳进了桥下的滚滚水流中。所幸被执勤巡警及时发现,总算挽回一条性命。

有次我在大街上碰见她,她正牵着自己的宝贝儿子。老公提着几把青菜,笑呵呵地跟在后面。当时,她对我说得最多的话就是:我那时真傻,真的,我以为没有了他,会天塌地陷的,原来不是。

是的,无论爱情的路走到哪里,适合做小冤家的那个人绝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爱情除了动人,还会伤人,而且,很多时候受伤的也就是自己。与其寻死觅活,还不如收起那副伤痕累累的样子,在哭过痛过梳洗过之后,重新来过。也许,经年之后会有一段更美好的感情等着自己。

如果一方的爱已成难收的覆水,记得回过头来关心一下痴情的你,不要让你的爱伤了自己。

新书架

《雪球帮:为什么世界是今天这样的》

张娜

所谓多元思维模型,就是利用多个学科中最重要的概念建立一个思考框架,并用这个框架去认识世界,做出决策。

而神奇的是,一旦我们培养孩子们掌握了这种思维方式,孩子们也将拥有超出同龄人的竞争优势,毫不夸张地说,甚至将改变他们的一生。因为很快孩子们就能更准确、更全面地认识世界,成为同龄人中效率最高的人。他们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,预测到别人预测不到的未来,从而过上更成功、更幸福的生活。

本书将通过提问、讨论与故事,引导孩子学会如何思考,彻底改变看世界的视角,培养他们拥有超乎常人的智慧。

本书与普通儿童科普书不同,大家的讨论都是开放性的。所有的问题与故事都是给孩子设置的各种思维实验,在解答中并不会提供唯一的正确答案,而且会首先解释为什么这是一个好问题,然后分析这样的问题该如何思考。

这个过程中我们会使用一些重要的思考方法,比如逆向思考、类比、第一性原理,等等,帮助孩子掌握智慧,学会独立思考。

知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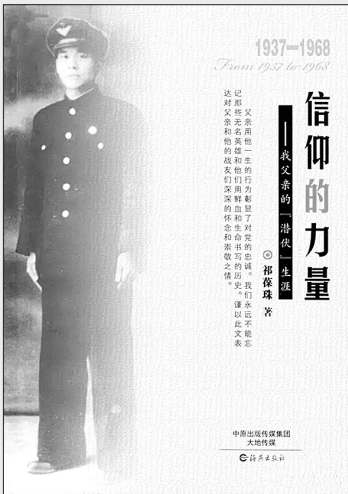
火锅控

邈云汉

片拨入锅中旋已告罄,一派北方游牧民族的粗犷豪迈。东北汉子,围坐酸菜白肉锅边,野意十足,古风犹存。岭南沿海人擅吃海鲜,流行自助小火锅,分餐,“炎方物色异东吴,桂蠹椰浆代酪奴。十月暖寒开小阁,张灯团坐打边炉”,算是婉约精明的一脉。云贵的家常火锅,现制糍粑辣角,加味料,少着水,各色荤素搭配,酸得爽口,辣得畅快,配一碗白米,未吃完,已经满头毛汗。气候、物产、口味的差异,早已烙刻在火锅控的血液。他们解决差异时的办法实在高超:交付火力,让谷氨酸和核苷酸交替舞蹈,鲜香自然到来。入乡随俗,融入而已!

冲突在所难免,包容令火锅控欲罢不能。多重与平行的心态,让他们找到了交集。袁枚对火锅心有芥蒂,“冬日宴客,惯用火锅,对客喧腾,已属可厌;且各味之菜,有一定火候,宜文武,宜撤宜添,瞬息难差。今一例以火逼之,其味尚何问哉?”“喧腾”?火锅是席上春风,应和了国人的性格。“各味之菜”?火锅沸水,炽炭微红,荤素自取,众箸此起彼落,择适而噬。况且,早有火锅控思量,汉代的“染炉”、“染杯”这些铜器就是单人使用的小火

连载



信仰的力量

编者按:近日,海燕出版社推出了一本传记——郑州的一位老同乡,深情回忆了自己的父亲在党的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生。父亲用他的一生,彰显了对党的忠诚,从他的身上,我们深刻感受到信仰的力量。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那些无名英雄以及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历史。

为了体现本报连载的丰富性和多样性,自即日起,本报将同时推出两部连载,交替刊登。敬请读者朋友留意。

出身贫寒,走上革命道路

我家祖籍天津市,父亲祁文山(原名宋一文,曾用名宋长富),1917年4月出生在天津市侯家后一个城市贫民家庭,爷爷(宋庆云)、奶奶(宋靳氏)共有七男二女,父亲排行老六,全家靠爷爷做木工活、卖水果、干苦力维持生计。我奶奶的娘家姓靳,当年在天津是很富有的人家,她的哥哥靳维都是当年天津卫有名的“新八大家”之一范雨斋的姐夫。当年,范家和靳家都住在天津的东北角海河北狮子林桥附近的关帝庙下坡,他们都是吃

苦耐劳的城市贫民百姓,范家以挑担走街串巷卖饺子为业,靳家开个小吃店做点小买卖,两家关系甚好。后来,两家靠辛勤劳动,经营有方,逐渐富裕起来。他们便从关帝庙的贫民区搬到海河南城里的城隍庙鼓楼附近,靳宅和范宅距离很近。范家住在城隍庙南头一条胡同里,靳家住在城隍庙东的桥子东。靳家有一个宅院,范家有两个宅院。后来,靳、范两家结为亲家。范家女儿嫁给靳家儿子靳维都(靳范氏)。范雨斋老先生(1869—1949)多年独资或合资经营棉纱,被称为天津“纱布业八大家”之一。范家曾任北洋纱厂经理。我奶奶靳氏性格刚强,很有骨气,再困难也不去求人。用她的坚强和勤劳支撑着这个贫穷的家。奶奶勤劳善良,聪颖漂亮,勤俭持家,严教子女。听爸爸说,当年他上小学的时候,这个学校是贫民学校,穷人家的孩子免费上学。那时,学校要求学生穿校服,家里穷没钱买,奶奶就用面粉染上蓝色,做成校服。她常常教育爸爸妈妈们人穷志不短,咱和他们比学习。爸爸高高兴兴穿上奶奶一针一线为他缝制的校服。爸爸很争气,学

习成绩门门第一。每天晚上睡觉前把奶奶亲手做的校服叠得板板正正,倍加爱惜。爸爸小时候很懂事,每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,都要想着家里还有没有做饭的米面,时常捡些路边的木柴棒和废纸回家让奶奶烧火做饭。

1901年,袁世凯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,1902年他将原驻保定总督衙门移往天津,将海河北岸原淮军的海防公所改为直隶总督衙门。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方便来往京津两地,迁天津新址后,在河北种植园南侧,袁世凯修建了新车站,俗称“北站”。1903年车站建成,又修了一条从新车站直达衙署的大马路,命名“大经路”。1946年改名“中山路”。为了与河对岸沟通,1903年将原来的窑洼木浮桥,改建成双叶承梁式钢架桥,因是钢结构,故称“金钢桥”。后经数次改建,如今,坐落于中山路南端、横跨海河的金钢桥,是天津市内重要的交通桥梁之一,已成为海河上壮丽的景观。穷人的孩子穷,他们也都在改建金钢桥时干过活。当时两位伯父因为年纪小,家里又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,不久就先后得了痲病(肺结核)两个没藏藏着优质无烟煤的宝地(焦作无烟煤被英国女王称为“香炸”,选作皇家专用)。罗莎第返回欧洲后,1897年3月在英国伦敦坎农街10号按照英国法律注册了英

意联合公司福公司,随后在北京设立办事处,由英国驻沪总领事詹美森任总董,策划掠夺焦作的煤炭资源。他们采用施加压力、玩弄经济手段等方式,迫使清政府就范,并通过河南巡抚刘鹗做福公司买办,以拓展福公司在华业务。1898年3月27日,由光绪皇帝钦准,清政府总理衙门与福公司签订了《河南开矿制铁以及运输各色矿产章程》合同九款,1902年7月20日,福公司在未经清政府正式签约批准的情况下,公然开工修筑道口三里湾码头至焦作矿区的铁路。该年年底才与清政府议定道(当时浚县道口镇,今滑县道口镇)泽(当时山西泽州,今山西晋城市)铁路章程。次年,清政府允许福公司修建“道泽铁路”的道口至清化(当时河南清化镇,今博爱县清化镇)一段线路。

由于山西人民坚决反对,道清铁路往泽州方向不能施工,转往河南清化镇。1907年1月20日,柏山至清化镇段竣工,工期5个月又20天,道泽铁路更名为“道清铁路”。

3月3日道清铁路柏山至清化镇通车,即道清铁路全线通车,当天举行道清铁路通车仪式后由道口开出了第一列特别快车。